

赵子曰

第一

1

钟鼓楼后面有好几家公寓。其中的一家，字号是天台。天台公寓门外的两扇三尺见长，九寸五见宽，贼亮贼亮的黄铜招牌，刻着：“专租学员，包办伙食。”

从事实上看，天台公寓的生意并不被这两面招牌限制住：专租学员吗？遇有空房子的时候，不论那界人士也和学生们同样被欢迎。包办伙食？客人们除非嫌自己身体太胖而想减食去肉的，谁也不甘心吃公寓的包饭；虽然饭费与房租是同时交柜的。

天台公寓的生意也并不因为履行招牌上所说的而减少：唯其不纯粹招待学生，学生才来得更踊跃，唯其饭食不良，住客们才能享受在别个

公寓所享不到的利益。例如，拿两件小事说：客人要叉麻雀，公寓的老板就能请出一两位似玉如花的大姑娘作陪。客人们要喝酒，老板就能供给从京北用猪尿脬运来的，真正原封、漏税的“烧刀子”。

天台公寓住着有三十上下位客人，虽然只有二十间客房。因为有两位客人住一间的，而没有一位住两间的。这二十间客房既不在一个院子里，也不是分作三个院子，折衷的说，是截作两个院子；往新颖一点说，是分为内外两部。两部之中隔着一段粉板墙，上面彩画一些人物鬼狐。有人说画的是《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不幸，还没遇见一位敢断定到底画的是《聊斋》上那一段。

内外两部的结构大大的不相同：外部是整整齐齐的三合房，北、南、西房各五间；内部是两间北房，三间西房，（以上共二十间客房。）和三间半南房是：堆房、柜房、厨房和厕所。

公寓老板常有考古癖的客人们说：“在公寓开张以前，这本来是两家的房子，中间隔着一堵碎砖砌的界墙。现在那段粉板墙便是界墙的旧址。”此外，他还常含着泪说：“拆那堵界墙时候，从墙基发现了一尊小铜菩萨。他把那尊菩萨卖了三块洋钱。后来经别人一转手卖给一个美国人，竟自卖了六百块大洋。”到如今那群有考古癖的人们，想起来就替公寓老板伤心，可是很少有追问那尊小菩萨到底是那一朝代的。

因为有这样的结构，所以客人们管外部叫“紫禁城”，内部叫“租界”。一因其整齐严肃，一因其散落幽静。证之事实，“紫禁城”和“租界”两个名词用得也颇俏皮恰当，外部的房屋齐整，（十五间中甚至于有两间下雨不漏水的！）租价略高，住客们自然的带一些贵族气象。内部呢，地势幽僻，最好作为打牌喝酒的地方，称为租界，信为得体。就是

那半间厕所，当客人们不愿见朋友或债主子的时候，也可以权充外国医院，为，好像，政客们的托疾隐退之所。

2

关于天台公寓的人物的描写实在是件难事。一来，住客们时来时去，除了几位没有以常搬家为一种运动的习惯的，很少有一住就是一年半载的。二来，一位客人有一位的特别形体的构造，和天赋的特性；要是不偏不向的细说起来，应当给他们一一的写起传记来才对。而且那一本传记也不会没有趣味，因为那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滋味的。里院王大个儿的爱唱《斩黄袍》，外院孙明远的小爆竹似的咳嗽，王大个儿半夜三更的唱《斩黄袍》，以抵抗孙明远的连珠炮响的咳嗽，……就是这些小事也值得写一本小说；再往小里说，崔老板的长杆大烟袋，打杂的李顺的那件短袖长襟宽领缺钮的蓝布大衫，也值得描写一回。然而，取重去轻，我们还不能不简单着写：虽然我们明知道天台公寓的真象决不像我们所写的这样粗简。当我们述说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耳边应当挂着王大个儿的《斩黄袍》和孙明远的咳嗽；眼前应当闪映着崔老板的大烟袋，和李顺的那件在历史上有相当价值的蓝布大衫。这样，我们或者可以领略一些天台公寓的复杂情况了。

老太太买柿子是捡大个儿的挑，历史家写历史是选着红胡子蓝靛脸的人物写，就是小说家也常犯这路“势力眼”的毛病；虽然小说家，比老太太和历史家聪明一些，明知道大个儿的柿子未必不涩，红胡子蓝靛脸的人们未必准是英雄。无论怎么说吧，我们不能不由天台公寓全体的人物中挑出几个来写。

3

天台公寓的外部以第三号，五间北房当中的那一间，为最大，公认为天台公寓的“金銮殿”。第三号的主人也俨然以内外部的盟主自居。

第三号的主人是天台公寓最老的住客，一部《天台公寓史》清清楚楚印在他的脑子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所影响于公寓的大局。不但此也，第三号的主人是位最和蔼谦恭的君子。不用说对朋友们虚恭有礼，就是对仆役们也轻易不说一个脏字；除了有时候茶泡的太淡，酒热的过火，才金声玉振的赞美仆役们几声：“混蛋！”不但此也，第三号的主人是《麻牌入门》，《二簧批评原理》的著作者。公寓的客人们不单是亲爱他，也很自傲的能和这样一位学者同居。不但此也，第三号的主人在大学，名正大学，学过哲学，文学，化学，社会学，植物学，每科三个月。他不要文凭，不要学位，只是为学问而求学。不但此也，第三号的主人对他的父母是个孝子，虽然他有比一脑子还多的“非孝”新思想。每月他至少给他父母写两封信，除催促汇款之外，也照例写上“敬叩钧安！”不但此也，……

第三号的主人的姓？居《百家姓》的首位，赵！他的名？立在《论语》第一章的头上，子曰！

赵子曰先生的一切都和他姓名一致居于首位：他的鼻子，天字第一号，尖、高、并不难看的鹰鼻子。他的眼，祖传独门的母狗眼。他的嘴，真正西天取经又宽又长的八戒嘴。鹰鼻、狗眼、猪嘴，加上一颗鲜红多血、七窍玲珑的人心，才完成了一个万物之灵的人，而人中之灵的赵子曰！

他不但得于天者如是之厚，凡加以人事者亦无所不尽其极：他的皮袍，从“霜降”穿过“五七国耻纪念日”，半尺来长的雪白麦穗，地道西口老羊皮。他的皮鞋，绝对新式，英国皮，日本作的，冬冷夏热，臭闻远近的牛皮鞋。……

道德，学问，言语，和其他的一切，不跟别人比较，（也没有比较的必要。）他永远是第一。他不要文凭，学位；有时候可也说：

“咱若是要学位的时候，不要哲学博士，不要文学博士；咱要世界第一，无所不有的总博士。”

有两件事他稍微有一点不满意：住的房是第三号，和上学期考试结果的揭示把别人的姓名都念完，才找到“赵子曰”三个墨饱神足的大字，有点儿不高兴！然而，（然而，一大转也。）客人们都管第三号叫“金奎殿”，自然第一号之意寓其中矣。至于名列榜末呢，他照着镜子自己勉励：“倒着念不是第一吗！”于是那一点不高兴，一片雪花儿似的那一点，没其立足之地了。

还有一件不痛快的事，这一件可不似前二者之容易消灭：他的妻子，在十年前，（赵子曰十五岁结婚。）真是九天仙府首席的小脚美人。他在结婚后三个月中，受爱情的激动，就写了一百首七言绝句赞扬她的一对小金莲。现在赶巧了在隆福寺的旧书摊上，还可以花三个铜子买一本赵著的《小脚集》。可是，现在的人们不但不复以窄窄金莲为美，反异口同韵的诋为丑恶。于是“圣之时者”的赵子曰当然不能不跟着人们改换了“美”的观念。他越看东安市场照像馆外悬着的西洋裸体美人画片，他越伤心家中贮藏着的那个丑女。

他本是个海阔天空，心怀高朗的学者，所以他只诚实的赏识真的美，

只勤恳的搜求人生的真意，而不信任何鬼气弥漫的宗教。不幸，自从发觉了他那“头”，或者说那“匹”，妻子的短处以后，他懊悔的至于信了宗教以求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他的信仰物，非佛，非孔，非马克思，更非九尾仙狐，而是铁面无私的五殿阎君。牌余酒后，他觉得非有些灵魂上的修养不可，他真的秉着虔诚，匍匐在地的祷告起来：

“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将贱内召回，以便小子得与新式美人享受恋爱的甜美！阎君万岁！阿门！”

祈祷之后，他心中轻快了许多，眼前光明了许多，好似他的灵魂在七宝莲池中洗了一回澡。他那个小脚冤家，在他半闭着的眼中，像一条黑线似的飞向地狱去了；然后金光万道，瑞彩千条，无数的维新仙子从天上飘然而降。他的心回复了原位，周身的血脉流的顺了故辙，觉得眼前还有一盏一百二十烛力的西门子电灯，光明！希望！他从无聊之中还要安慰自己，“来吧！再爽快爽快！”于是“金銮殿”中两瓶烧酒由赵子曰的两片厚嘴唇热辣辣直刺到他灵魂的深处！

可怜的赵子曰！

第二

1

第三号差不多是天台公寓的公众会议厅：一来是赵子曰的势力所在，

号召得住。二来是第三号是全公寓中最宽绰的房子。

第三号的聚谈和野树林一样：远看是绿丛丛的一片，近看却松，槐，榆，柳各有特色；同样，他们的谈话远听是一群醉鬼奏乐，乱吵；近听却各有独立不倚的主张与论调：

“你说昨天那张‘白板钓单’钓的多么脆！地上见了一张——”

第一位没有说完，第二位：

“店主东，黄骠马的马字，不该耍花腔儿呀！谭叫天活着的时候——”

第二位没说完，第三位：

“敢情小翠和张圣人裂了锅啦！本来吗——”

第三位没说完，第四位：

“你们想，我入文学系好，还是哲学系好？我的天性近——”

第四位没说完，大家一齐喊：

“莫谈学事！”

第三号的聚谈如此进行，直到大家的注意集中于一点，第三号的主人开始收拾茶碗，墨盒，和旁的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因为问题集中的时候，茶碗墨盒便要飞腾了。第三号的主人倒不准是胆子小怕流血，却是因为茶碗摔碎没有人负责赔偿。

第三号的聚谈，凭良心说，也不是永远如此，遇到国家，社会，学校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大家也真能和衷共济的讨论救济的方法。不幸，就是有时候打起来，第三号的主人也甘心为国家，社会而牺牲几个茶碗。

2

夜深了，若不是钟鼓楼的钟声咚咚的代表着寒酸贪睡的北京说梦话，北京城真要像一只大死牛那么静寂了。鬼似的小风卷着几片还不很成熟的雪花，像几个淘气的小白蛾，在电灯下飞舞。虽然只是初冬的天气，却已经把站街的巡警冻得缩着脖子往避风阁里跑了。

这种静寂在天台公寓里是觉不到的，因白天讲堂上睡足了觉的结果，住客们不但夜间不困，而且显着分外精神。王大个儿的《斩黄袍》已从头至尾唱了三遍。孙明远为讨王大个儿的欢心，声明用他的咳嗽代替喝彩。里院里两场麻雀打得正欢，输急了的狠命的摔牌，赢家儿微笑着用手在桌沿上替王大个儿拍板。外院南屋里一位小鼻子小眼睛的哲学家，和一位大鼻子大眼睛的地理家正辩论地球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两位的辩论毫无结果，于是由这个问题改到讨论：到底人们应当长大鼻子大眼睛，还是小鼻子小眼睛。……

只有北屋里的方老头儿安稳的睡熟了，只有他能在这种环境下睡着，因为他是个聋子。

第三号里八圈麻雀叉完，开始会议关于罢课的事情。赵子曰坐在床上，臀下垫着两个枕头，床沿上坐着周少濂，武端。椅子上坐着两位：莫大年和欧阳天风。

天台公寓住着有三十上下位客人，现在第三号的会议却只有此五位：一来因为客人们并不全属于一个大学；二来纵然同是一个大学的学友，因省界，党系之不同，要是能开超过十个人以上的会议，也显着于理不合。

周少濂是位很古老的青年，弯弯的腰像个小银钩虾。瘦瘦的一张黄脸像个小干橘子。两只小眼永远像含笑，鼻尖红着又永远像刚哭完。这样似笑不笑，似哭非哭的，叫人看着不能起一定的情感。细嫩的嗓音好似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可是嗓音的难听又决不是小孩子所能办到的。眉上的皱纹确似有四五十岁了，嘴唇上可又一点胡子茬没有。总之，断定他至小有七岁，至大有五十，或者没有什么大错儿。他学的是哲学，可是他的工夫全用在作新诗上。他自己说：他是以新诗来发表他的哲学。不幸，人们念完他的新诗，也不知为什么就更糊涂了。他张口便是新诗，闭口便是哲学。没有俏皮的诗句，该他说话的时候也不说。有漂亮的诗句，不该他说话的时候也非说不可。现在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袍，罩着一件旧蓝哗叽的西服上身。这样不但带出几分“新”的味道，而且西服口袋多，可以多装一些随时写下来的诗句的纸条儿，以免散落遗失了。

至于武、莫二位呢，他们全是学经济学的。他们听说西洋银行老板，公司经理全是经济专家。他们也听说：银行老板，与公司经理十个有九个是秃脑瓢，双下巴颏儿，大肚子；肚子上横着半丈来长的金表链。所以，他们二位也都是挺腰板，鼓肚皮，缩脖子，以显项上多肉。至于二位不同之点虽然很多，可是最容易看出来的是：莫大年的脸，红的像一盘缩小的朝阳，武端的脸是黄的似一轮秋月。莫大年的红脸肉嘟嘟的像个小胖子，人们也叫他小胖子；武端的黄脸上肉也不少，可是没有人想起叫他小胖子。有些人实在想叫他“小肿子”，又觉得不好出口，虽然肿和胖是差不多的。莫大年是心广体胖，心里有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武端是心细体胖，心里揣着好的，嘴里却说着坏的，因为坏的说着受听。莫大年是肥棉袍，宽袖马褂，好像绸缎庄的少掌柜的。武端是青呢洋服，

黄色法国式皮鞋，一举一动都带着洋味儿。

欧阳天风呢，他在大学预科还不满七年呢，大概差两个学期。他抱定学而不厌，温故知新的态度，唯恐其冒昧升级而根基打的不坚固。他和赵子曰的每科学三个月的方法根本不同，可是为学问而求学的态度是有同样的可佩服的。他的面貌，服装，比赵子曰的好看的不止十倍，可是他们两个是影形不离的好朋友。赵子曰只有和欧阳这么个俊俏的人相处，才坦然不觉自己的丑陋；欧阳天风只有和赵子曰这样难看的人相处，才安然不疑自己的娇美。他们两个好像庙门前立着的那对哼、哈二将，唯其不同，适以相成。他们两个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赵的入学是由家里整堆往外拿洋钱，在公寓中打麻雀西啷花啷一五一十的输洋钱。欧阳不但不用从口袋里往外掏钱，却是因叉麻雀赚钱而去交学费。设若工读互助会要赠给半工半读的人们奖牌，那可以无疑的断定，那块金质奖牌是要给欧阳天风的。他们两个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同，可是在麻雀场上使他们关系越发密切；赵子曰要是把钱输给欧阳天风，除了他以为叉麻雀是最高尚的游戏以外，他觉得无形中作了一桩慈善事业。

3

第三号的会议开幕：

“李顺！”主席，赵子曰，坐在床上像一座小过山炮似的喊：“李顺！”“李顺！”

没有应声！

“李——顺！——”主席的脸往下一沉，动了虎威。

没有应声！

“叫李顺干什么？”莫大年问。

“买瓜子，烟卷！没有这两样，这个主席我不能作！”赵子曰挑着眉毛很郑重的说。

“不早了，大概他睡了。”莫大年说着看了看胖手腕上的小金表：“可不是，两点十分了！”

“咱们醒着，打杂的就不能睡！”主席气昂昂的说。

“也别怪李顺，”莫大年傻傻忽忽的替李顺解说：“八小时的工作，不是，不是通行的劳工限制吗？”

“先别讲理论！他该睡，我们不该吃瓜子！”主席理直气壮的一语把莫胖子顶回去了！

屋中静默了一刻。

“不管理论，”莫大年低着头像对自己说：“人道要讲吧！”

“好！”主席说：“老莫，听你的，讲人道，瓜子不吃啦！烟呢，难道也——”

“我有！来！吃一支！”武端轻快的打开银烟盒递给赵子曰。主席的虎项微俯，拿了一支烟。烟卷燃着，怒气渐次随着口中喷出的香雾腾空而散。

“我还是差涵养！”主席摇着头很后悔的样子说：“止不住发怒！你的话，老莫，永远和孔圣人一样的高明！好，现在该商议咱们的事了。我说，老李怎么不来？！”

“好！人家老李那能和咱们一块会议！”武端慢慢的说：“你猜怎么着？哼！老李决不赞成罢课，不来正好！”

“主席！”周少濂诗兴已动，张着小鲇鱼似的嘴，扯着不得人心的小

尖嗓，首先发言：“此次的罢课是必要的。看！看那灰色的教授们何等的冷酷！看！看那校长刀山似的命令，何等的严重！我们若不抵抗，直是失了我们心上自由之花，耳边夜鹰之曲！反对！反对科举式的考试！帝国主义的命令！”他深深的喘了一口气接着说：“从文学上看来，这是我的意见！”他又喘了一口气：“至于办法，步骤，还不是我脑中的潮痕所能浸到的！虽然，啊，——反对！”

“老周的话透澈极了！”主席说。跟着看了看手中的烟卷：“妹妹的！越吃越不是味儿！”他一撇嘴，猛的把烟卷往地上一扔。

“老赵，你忘了那是老武的金色的烟丝，雪白的烟纸，上印洋字，中含‘尼古丁’的烟卷儿吧？”周少濂乘着机会展一展诗才，决没有意思挑拨是非。

“我该死！”主席想起来那是武端的烟，含着泪起誓道歉：“老武！你不怪我，一定！我要有心骂你的烟，妹妹的，我不是人！”

“哼！要不是老周，这顿骂我算挨妥了呢！”武端脸上微微红了一红，把手插在裤袋里，挺了挺腰板说：“你猜怎么着？英雄造笑骂，笑骂造英雄，不骂怎会出英雄！骂你的，主席！”

“得了！瞧我啦！”莫大年笑着给他们分解：“商量咱们的事要紧，欧阳！该你说话了，别竟听他们的！”

欧阳天风刚要发言，被主席给拦回去了。

“老武！你看着，从此我不再吃烟，烟中有‘尼古丁’，毒素！”主席不但后悔错骂了人，也真想起吸烟的害处来：“诸位！以后再看见我吃烟，踢着我走！”他看着武端不言语了，才向欧阳天风说：“得！该听你的了！”

“我不从文学上看，”欧阳天风满脸堆笑，两条眉向一处一皱一皱的

像半恼的，英俊的，恼着还笑的古代希腊的神像：“我从事实上想。校长，教员，职员全怕打。他们要考，我们就打！”说罢他把皮袍的袖口卷起来，露出一对小白肉馒头似的拳头。粉脸上的葱心绿的筋脉柔媚的涨起来，像几条水彩画上的嫩绿荷梗。激烈的言词从俏美的口中说出来，真像一朵正在怒放的鲜花，使看的人们倾倒，而不敢有一丝玩狎的意思。

“欧阳说的对极了！对极了！”主席疯了似的拍着手，扯着脖子喊，比在戏园中捧坤伶还激烈一些。

“我们有许多理由，事实，反对校长。”武端发言：“凭他的出身，你们猜怎么着，就不够作校长的资格！他的父亲，注意，他的父亲是推小车卖布的，你们知道不知道？”说到这里，他往四围一看：心中得意极了，好似探险家在荒海之中发现了一座金岛那样欢喜。“你们猜怎么着，本着平等，共和的精神，我们也不能叫卖布的儿子作校长！”

“老武的话对极了！”主席说，说完打了两个深长而款式的哈欠。

大家被主席引动的也啊，哈的打起哈欠来。

“诸位！赞成不？开开一扇窗子进些新鲜空气？”莫大年问。

众人没有回答，莫大年立起来把要往窗子上伸的那只手在大襟上掸了掸烟灰，又坐下了。

“没人理你，红色的老莫！”周少濂用诗人的观察力看出莫大年的脸红得像抹着胭脂似的。

“主席！”莫大年嘟嘟囔囔的说：“我困了！你们的意见便是我的意见，你们商议着，我睡觉去啦！”

“神圣的主席！原谅我！我黑色与白色的眼珠已一齐没有抵抗上层与下层的眼皮包围之力了！”周少濂随着莫大年也往外走。

“老莫！老周！明天见！”主席说。

“主席！”欧阳天风精神百倍的喊：“我们不能无结果而散！问问大家赞成‘打’不！”

“诸位！我们决定了：打！”主席说：“将来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我就代表天台公寓的学友说：打！是不是？”

“没第二个办法！”欧阳天风说：“没——”

莫大年和周少濂已经走到院中，漱漱的小雪居然把地上盖白了。周少濂跳着脚提着小尖嗓喊：

“老赵！还不出来看这初冬之雪哟！雪哟！白的哟！”

“是吗，老周？”赵子曰从床上跳下来往外跑。武端，欧阳天风也都跟出来。欧阳天风怕冷，抱着肩像个可爱的小猫似的跑进自己屋里去。赵子曰和武端都伸着两臂深深的吸着雪气。一个雪花居然被赵子曰吸进鼻子里去，化成一个小水珠落在他的宽而厚的唇上：“哈哈！有趣！”

周少濂立在台阶用着劲想诗句，想了半天好不容易想起两句古诗，加上一两个虚字算作新诗，一边摇头一边哼唧：

“北雪呀——犯了——长沙！”

“胡雪哟>冷啦<万家！”赵子曰接了下旬，然后说：“对不对，老周？杜诗！杜诗！”

“老赵！‘灰’色的胡云才对！”周少濂说完颇不高兴的走进屋里去。

“老武！”赵子曰放下周少濂，向武端说：“还有烟卷没有？”

“踢着他走！”欧阳天风在屋里笑着嚷。

“踢我？你？留神伤了你的小白脚指头啊！”只要人们会笑，会扯下长脸蛋一笑，什么事也可以说过不算。赵子曰，于是，哈哈的笑起来。

第三

1

桌上的小洋钟叮叮的敲了六下。赵子曰很勇敢的睁开眼。“起！”他自己盘算着：“到公园看雪去！老柏树们挂着白胡子，大红墙上戴着白硬领，美呀！……也有益于身体！”

南屋的门开了。赵子曰在被窝里瓮声瓮气的喊：“老李吧？干什么去？”

“踏雪去！”李景纯回答。

“等一等，一同去！”

“公园前门等你，雪下得不厚，我怕一出太阳就全化了！”李景纯说着已走到院中。

“好！水榭西边的小草亭子上见！”赵子曰回答。

街门开了，赵子曰听得真真的。他的兴味更增高了：“说起就起！一！二！三！”

“一……，二……，雪……，踏……”他脑中一圈两圈的画了几个白圈。白圈越转越小，眼睛随着白圈的缩小渐渐往一处闭。眼睛闭好，红松，绿雪，灰色的贾波林，……演开了“大闹公园”。

太阳慢腾腾的从未散净的灰云里探出头来，檐前渐渐的滴，滴，一声声的往下落水珠。

李顺进来升火，又把赵子曰的好梦打断：“李顺！什么时候了？”

“八点多了？先生。”

“天晴了没有？”赵子曰的头依然在蓄满独门自制香甜而又酸溜溜的炭气的被窝里埋着。

“太阳出来好高啦，先生。”

“得！等踏泞泥吧！”赵子曰哀而不伤的叨唠着：“可是，多睡一会儿也不错！今天是？礼拜四！早晨没功课，睡！”

“好热呀——白薯！”门外春二，“昔为东陵侯”，“今卖煮白薯”的汉军镶蓝旗人，小铜钟似的吆喝着。

“妹妹的！你不吆喝不成吗！”赵子曰海底捞月的把头深深往被里一缩：“大冷的天不在家中坐着，出来挨骂！”

“栗子味咧——真热！”这一声差不多像堵着第三号的屋门喊的。

“不睡了！”赵子曰怒气不打一处来：“不出去打你个死东西，不姓赵！”他一鼓作气的坐起来，三下五除二的穿上衣裤，下地，披上皮袍，跑出去！

“赵先生！真正赛栗子！”春二笑着说：“照顾照顾！我的先生，财神爷！”

“春——二！”

“瞧！来呀，先生！看看咱的白薯漂亮不漂亮！”

“啊？”

“来，先生！我给您哪挑块干瓢儿的！”

赵子曰点了点头，慢慢的走过去。看了看白薯锅，真的娇黄的一锅白薯，煮得咕嘟咕嘟的冒着金圈银眼的小气泡。

“那块锅心几个子？”赵子曰舐了舐上下嘴唇，咽了一口隔夜原封的浓唾沫。

“跟先生敢讲价？好！随意赏！”春二的话说的比他的白薯还甜美，假如在“白薯界”有“卖白薯”与“说白薯”两派，春二当然是属于后一派。

赵子曰忍不住，又觉得不值的，笑了一笑。

春二用刀尖轻轻的把那块“钦定”的白薯挑在碟子里，跟着横着两刀，竖着一刀，切成六小块，然后，不必忙而要显着忙的用小木勺盛了一勺半粘汁，均匀的往碟上一洒。手续丝毫不苟，作的活泼而有生气。最后，恭恭敬敬双手递给赵子曰。

“雪下完倒不冷啦？”赵子曰蹲在锅旁，一边吃一边说。对面坐着一个垂涎三尺的小黑白花狗，挤鼻弄眼的希望吃些白薯须子和皮——或总称曰“薯余”。

“是！先生！可不是！”春二回答：“我告诉您说，十月见雪，明年必是好年头儿！盼着嘅，穷小子们好多吃两顿白面！”

“可是雪下得不厚！”

“不厚！先生！不厚！大概其说吧，也就是五分来的。不到一寸，不！”

赵子曰斜着眼瞪了春二一眼，然后把精神集中到白薯碟子上。他把那块白薯已吃了四分之三，忽然觉悟了：

“呸！呸！还没漱口，不合卫生！咳！嘅！”

“先生！白薯清心败火，吃完了一天不漱口也不要紧！”春二笑着说，心中唯恐因为不合卫生的罪案而少赚几个铜子。

“谁信你的话，瞎扯！”赵子曰把碟子扔在地上，春二和那条小黑白花狗一齐冲锋去抢。小狗没吃成“薯余”，反挨了春二一脚。赵子曰立起